

最撼动人心、最有孕味作品，为每一个正在经历或经历过怀孕而蜕变的女人，重塑幸福新意义。

【英】安黛尔·帕克斯 Adele Parks 著
陈静妍 译

乔姬的
十个月
Larger
Than
Life

乔姬的 十个月

安黛尔·帕克斯 Adele Parks 著
陈静妍 译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乔姬的十个月 / (英) 帕克斯 (Parks, A.) 著; 陈静妍译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9.8
ISBN 978-7-80742-786-5

I. 乔… II. ①帕…②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42220号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4-2009-197

出 版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 编: 330008
电 话: 0791-6894736 (发行热线) 0791-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: <http://www.bhzwjy.com> E-mail: bhz@bhzwjy.com

书 名: 乔姬的十个月
作 者: [英] 安戴尔·帕克斯 (Parks, A.)
译 者: 陈静妍
出 版 人: 姜钦云
责任编辑: 吴山芳
特约编辑: 吴 静
封面设计: 弘文馆·马顾本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河北省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开 本: 870mm×1260mm 1/32
印 张: 11.75
字 数: 180千字
版 次: 2009年9月第1次版
印 次: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742-786-5
定 价: 28.00元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序 幕

你够优秀吗？够吗？你的身材是否秣纤合度？比较像艾伦·麦克菲尔森，而不是过瘦的凯特·摩斯？你是否去健身房？你是否刻意让自己挨饿？想想那些非洲人，你想过吗？你难道没有社会意识？你回收瓶子和报纸，但你是否也回收罐头？我知道很麻烦，而且冲洗的时候常常会割到自己，回收桶又离家很远，但是你真的应该为环境做一些努力。你在哪里做头发？所费不费吗？因为应该要所费不费的，你应该以自己的外表为傲，但也不应该花太多的钱，光鲜亮丽不等于美丽。这是双新靴子吗？喔，你选择古铜色。你知道橄榄绿是新的古铜色、新的棕色、新的黑色。当然，不论杂志上怎么写，黑色始终是经典。你在读杂志，是吗？跟上潮流是很重要的。工作如何？最近升职了吗？你要求加薪了吗？嗯，别让他们剥削你，了解自己的价值是很重要的，不过也不要太贪心。你昨晚是几点离开办公室的？真是疯狂，是不是？英国人是欧洲人中工作时间最长的，只比美国人工时短一些。难怪他们都需要心理治疗。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是很重要的，但是，我从没在七点前离开过办公室，他们都需要我。你的手看起来很粗糙，我认识一个很好的美甲师。喔，是天气的关系，还有交通罢工，但是那些又不是你能改变的。我认识一个很棒的女孩子，她修指甲的功夫一流，让自己日渐憔悴是不行的。没有时间？那就挤出时间

来。你常常出去吗？你看到崔西·艾敏^①？他们说她变得令人讶异地主流。你常去戏院吗？你有没有看过那一部？喔，片名是什么我忘了，最近那一部，有个以前的连续剧演员在里面露三点。嗯，什么名字不重要，你应该去看，大家都看过了。你去过泰德现代美术馆了吗？你跟谁去的？看了哪些作品？都有谁看到你去了？你有没有上去过那个巨蛋？我也没有，我现在有点后悔了。你在读书吗？嗯，现在大家晚上都要上些课，不是吗？因为流行。现代西班牙史、资讯科技、电影欣赏、女性文学、语意学等，能够在晚宴上有话题可以聊实在太有用了。你现在读什么书？还是杰米·奥利佛？你有没有试过奈洁拉的新食谱？梅丽莎很好，是的，生了双胞胎，男女各一个，刚好一对。很厉害。她计划下星期一就要回健身房。我不知道我如果生小孩会怎么办。哪一家医院？哪一家托儿所？哪一所学校？你必须回去上班，先生忙了一天回来，最好能找到可以和他聊天的话题。托儿所都满了，你知道，从现在到2005年，至少受欢迎的都满了。保姆比较不怕找不到，是啊，如果孩子能够得到启发的话，似乎用保姆就对了。但真正好的保姆是非常难找的，给他们最好的开始是很重要的：小贝多芬、拉玛兹、蒙特梭利、有机尿布。也许该找兼职工作才适合，不过这样赚的钱可能连雇保姆和买午餐的三明治都不够。嗯，我得走了，迟到可不好。对了，你裙子上沾到了些东西。这是丝绸做的吗？那是橄榄油渍吗？喔，亲爱的，洗不掉了，希望那个污渍不是从午餐时间就在，那样不够好。

① Tracey Emin，英国当代艺术家，作品向来倍受争议。

一月

J
A
N
U
A
R
Y

我没有回办公室，而是开车到海德公园，停好车，下来走路，一直走一直走。沿途只停下来呕吐，但什么也吐不出来。冰冷的1月下午，除了偶尔有游民经过外，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，和夏天满是喝酒享乐的人的时候很不同。薄暮中，我看到急着回家的身影，也许是总准时在五点下班的文员，薪水或动力都不足以让他们在下班后多留一分钟。他们对身旁的事物漠不关心，也不左顾右盼，对他们来说，这个公园只是每天前往中央空调的房间和喝杯热茶时，途中必须经过的地方。偶尔也有母亲推着娃娃车，不过里面的小孩都同样难看、疲倦又肮脏。母亲们也是一样，看起来非常烦恼。我猜这些娃娃车和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，对我将会变得很重要。

娃娃车、高脚椅、婴儿浴盆、婴儿床和尿布，那是陌生的事物，是错误。

那毫无疑问今天应该出现的，无法压抑的狂喜在哪里？

即使是一丝丝的热忱也好。

我继续走，经过蛇形小湖，经过荒凉无人的乐团舞台，经过圆塘。我来回地走，绕圈子走，走了太多路。虽然，时间很晚了，气温很低，我却觉得很热。我的小腿和脚底疼痛，既饥饿又想吐。怎么可

能？实际计算的话，饥饿的感觉超过想吐的感觉。知道我绝望到什么程度吗？自从放弃看《黑神驹》以来，我第一次从推着灰色推车的可疑肮脏男人的手上买了热狗。推车、小贩和热狗都不会通过任何公共卫生检查。我试着不要想。他将油腻的洋葱堆在面包上，淹没热狗的蕃茄酱和芥末酱从他吱吱作响的手指流到手臂上。他将肮脏的手在肮脏的裤子上擦来擦去，再抬手整理一下头发，然后最后的一击，用手背擦嘴巴。我不在乎，因为热狗看起来美味极了，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把男人、沾满尘土的裤子和剩下的全部都吃下去，我已经饿到这种地步。我甚至没有停下来查看有没有人在看我，三口就把热狗吞下去，大概只花了七秒钟。我几乎感觉正常了，饥饿满足了，也不觉得恶心，这是上个月到目前为止很稀有的事。但在第八秒时，我的胃无法控制地举旗投降，几乎把整个欧洲都吐出来。没有消化的热狗、洋葱、芥末酱、蕃茄酱和裤子上的灰尘，都悲惨地躺在人行道上，伴随着两片消化饼干，还有另外一样，我猜是午餐三明治的黑麦面包。

“你他妈的白痴婊子，”卖热狗的小贩说。”你他妈的干吗这样？这样会影响我的生意，你知道吗？”

我从皮包里翻出纸巾擦擦嘴巴、满是呕吐物的裤子和靴子，然后走开。没有精神伶牙俐齿地回嘴，也顾不得要重新涂上口红。我沿着公园再走一次，直到鞋跟都快磨平了。最后，我将自己丢在最近的公园板凳上，不管上面有没有鸟粪或是口香糖。

公园看起来毫无生气，到处都是肮脏的小贩、毫无个性的人群、狗粪和破碎的玻璃瓶。

我的肚子里有一个宝宝在长大。

有一个宝宝在我的肚子里，或是子宫，或是腹部，或是某个我不

确定的地方。

我试着思考这件事。

但没有办法。

太重大了。这件事，它……他或是她也许只有一颗米粒那么大，但我怀孕的“事实”却很大。甚至太大。

我想要怀孕吗？我想要个宝宝吗（自然的结论）？不知道，我的脑袋一片空白。我又思索一番，那个应该有反应或回答存在的地方，只有空白，一片空白，美好、闪亮、闪烁、平滑的空白。

休会怎么想？休会怎么说？

喔天哪。

我拿出手机，寻找通讯录。要打给谁？休？天啊，不行，至少等我镇静一点，确定一点。确定什么？确定要说什么，确定自己的感觉。还是要打给德鲁、卡尔、布雷特或茱丽亚，这些每天相处十小时以上，一星期五天，已经共事好几年的同事？想到打电话给他们，我就觉得好笑，或者说，至少有可能真的让我笑，如果我不是这么想哭的话。虽然他们都是性生活活跃、机敏甚至积极的人，但我不觉得他们任何一个会将自己每星期五、星期六晚上做的事情和制造婴儿联想在一起。事实上，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确定不要和制造婴儿有关。打给小莎？没用，她只关心哪里有单身男人，除非我有办法在寻找单身男人的话题里扯上怀孕。我排除许多其他名字，因为只要是熟人听到这个消息都会很兴奋。光想就可怕，我不确定自己准备好要听到恭喜声。

因为，我不确定这个消息令人兴奋。

当然，我该打给杰西卡。毕竟她是我的母亲，虽然是痛恨承认自

已有一个 32 岁的女儿，而坚持要我直呼其名的母亲。如果我在公开场合揭露彼此的关系，她会呼吸急促。她绝对有资格担任“贵夫人团”的代表，我父亲娶她的时候，就应该帮她申请专利：日光浴、整型手术、节食、戏剧，都是她的专长。她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回春，当然下的功夫也不少，非常成功地实现这样的野心。她看起来只有 45 岁，比实际年龄小了 20 岁。我的父母夏天住在坎城，冬天住在开普敦。父亲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人，比起说了的话，没有说出口的反而更受人注意。他是一个退休的外交官，一个很适合他的事业。他也发现，在职业生涯中发展的技能，到现在还可以用来对付 40 年的婚姻。杰西卡则是完美的外交官夫人，知道如何称呼主教和贵族、哪一种花在炎热天气里维持得最久、如何写最迷人的感谢函。她不论何时都非常地实际，眼清目明。目前为止，她身为母亲的谏言主要从哪一种防晒乳液最不可缺，到推荐私人健身教练。我想，现在是出鬼牌的时候了。

“亲爱的，真高兴听到你的声音。天啊，不是你的生日吧？我忘了你的生日吗？”

“没有，杰西卡。”

“没有，当然没有，你是夏天出生的。不是我的生日吧？是吗？”

从我 8 岁开始，杰西卡就没有庆祝过生日。她只会在那一天走进黑暗的房间，穿一个星期的黑色衣服。

“不是。”我向她保证。

“那你打电话是为了什么事？”很伤感却公平地描绘了我们的母女关系。

我考虑扯一扯天气，但想到一点儿意义也没有。“我怀孕了。”

我听见一阵恐怖的惨叫声。“喔，亲爱的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这样我就变成——喔天啊，我要坐下来——外婆。”她低声说最后的两个字，好像在解释一项诅咒。

“我怀孕不是为了你。”我急切地说，抵抗想要尖叫的欲望，“你太过分了。我呢？我呢？”

“我从你 14 岁开始就害怕这个电话。喔，亲爱的，你不是计划好的，对吧？”她怀疑地说。某些方面，我们毕竟还是非常相似的。

“不是。”

“孩子是休的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我试着听起来不像被冒犯到。

“嗯，至少还不错，我猜。”她咕哝。“至少，宝宝生出来会很漂亮。”我母亲就是这样，一点儿都不关心传统上的问题。事实是，怀孕并不在计划之中，小孩是私生子，孩子的父亲是别人的丈夫，但她却只将注意力集中在美学上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期望她会提供支持，或是大叫欢呼。因为，每个人看到宝宝的第一个问题绝对是“他（她）几岁？”，而我的母亲将小孩视为巨大而令人沮丧的煮蛋计时器。她总是说，无法理解计划生育如何令人快乐，所以，意外怀孕是她觉得可能发生的最糟的一件事。当然比不上发现自己得了重病，或是所爱的人快死了，但是和失去工作或失去爱人同样悲惨，比卖房子的时候被敲诈、或是比撞车还要糟糕。

“你要把小孩留下来吗？”她毫不留情地问。在我还没机会回答之前，她说，“不太可能吧，我是说，哪个正常人会真的想要小孩？”我试着忘记这个女人是我母亲的事实。“小孩非常不方便，而且等到他们大得让我觉得自己像古董后，也一点儿回报都没有。”她把“古

董”两个字拉长音来说。“还有，天啊，想想对身材的破坏。”到这里，我已经完全忘记自己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母亲。“是没有办法修复的，亲爱的，你有没有想过妊娠纹、变胖和静脉曲张？”

“感谢你的提醒。”我冷冷地批评。

“那你要生下来吗？”终于，我在母亲的声音里听出一丝同情，或至少是关心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大哭。

“嘘，达令，不要哭，会有皱纹，哭泣会让皮肤变得很干。”她轻声地指示我，听起来虽然很肤浅、有一点可笑，但很安慰。

“我没有很不想，至少我不觉得。”

“天啊，这么多否定，不就变成肯定了？”她的规则：永远都要注意文法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微弱地喃喃自语。我处理的是事实、数据、资讯、确定性。以前，为了想要了解一些事情而烦恼（例如自己的心灵层面或是性感带）时，总觉得非常荒谬。但是现在，我考虑、挣扎、拖延、感受的对象就在眼前，这些未知实在太过累人。以前，我总是知道怎么做，我知道找出专一策略焦点的重要性。我知道用自动转帐付帐单最有效率，我知道至少拥有一件 Tiffany 饰品的重要，我知道 Burberry 丝质大手帕已经过时立刻就丢了。我知道自己想要休。我知道他当时要的不是我，但我知道自己能够让他想要我，我也知道怎么做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杰西卡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”

她叹一口气。“没有人会准备好，即使是花了多年时间做人工受

孕的夫妻。他们也许更想要小孩，但他们也不会‘准备好’。”

工作、情人、家人、朋友和所有令人称羡的价值，我都有。

包括一点点的怀疑。我并没有要求这么多，这宝宝不在我的计划之内，“有小孩好像是……我所知道的人生从此完结。”我低声说。

“没错。”

我们都沉默下来，我看着公园的板凳，上面的涂鸦写着：安迪永远爱安琪。会吗？永远？感觉好像很久。我剩下的时间是永远。乔姬永远害喜，乔姬永远换尿布。

母亲打断我的沉思，静静地问，“我们是在说琴酒和热水澡吗？”

她没有逃避这个问题，这是很值得钦佩的。我一直都是站在有选择权的这一边。对于怀孕的少女，或是已经有很多小孩，又背负巨债的母亲，堕胎是个选项；对于发现自己的宝宝得重病的母亲，堕胎也是选项；对于强暴受害者，堕胎也是选项；对我，堕胎却不是选项。我32岁，经济状况良好，我爱孩子的父亲。“不，不要琴酒或热水澡。”

“喔好。”杰西卡叹息，似乎松了一口气，显然她直到听到我的决定，才背叛了自己的观点。这是她最大的优点：从不批判。“那，达令，我希望你知道，你父亲和我都会支持你。”她补上警告，“只要你绝对、绝对不用外婆这两个字。对了，乔姬娜（乔姬的昵称），当我说对身材的破坏无法修补，并没有完全诚实。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很棒的医生，在圣巴特区。完全保密。生产完三个月内去见他，保证跟新的一样。如果没有更棒的话。”

我知道她在安慰我。

我挂断电话。

天空在下雨，不知道下了多久。是那种黑暗、毫不留情的雨，一点儿也没有补偿或快乐的感觉。风灌进外套，拍打着背部，雨点形成水池，又马上消失。通勤时间几乎总是下雨，我想到充满汗水的地铁车厢，潮湿、充满滴着水的乘客、袋子、雨伞、恼怒又疲倦的购物人潮，有人开窗就高兴，没人开窗就啧啧作声，不然就是有人踩到他们，或是他们踩到别人。我想象疲倦的办公室职员厌烦地争取多一寸的空间、唱歌的醉汉身上有着街道和小便的味道，脑海中浮现的是一群日本女生安静吃吃的笑，穿着整齐，相同的名牌服装，毫不在意同车厢女人怨怼地瞪着她们娇小的臀部，优势的汇率。这一刻我知道，生活照常发生，就像昨天一样，明天也会一样。每一件事都如同昨天一样运转。没有人知道，我的人生已经永远地改变了。

我将外套再拉开一寸，走向公园大门。

该回家告诉休这个消息了。

见到休·威廉姆斯的第一眼，我就爱上了他。小莎和我是大学新生，我们不敢相信休也是，他看起来比我们都成熟多了。原来他已经 20 岁，中学毕业后休息了几年，到印度寻找自我。他在破纪录的时间里就达成目标——只在印度待了六个星期，其余空档时间都在附近的连锁超市上货。我一直觉得，这是他在人际关系很有一套的原因。

这是 13 年前的事了，大约是我的半生。这段时间里，我没有爱过其他男人。听起来超级浪漫，人们通常会对我的故事甘拜下风：一见钟情、如此忠诚、等等等等。当我提到当时他有交往的对象，后来结婚生子时，对方的脸色就变了。老实说，我自己也觉得不是很光荣，但是，嘿，人生并不是童话故事。

如果是童话故事的话，应该是像这样子：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，他们的目光相遇，她纯洁而清高地将眼光移开，又再看回来，而他则还在看着她。他手上拿着两瓶啤酒走向她，他们开始聊天，发现有许多共同点，他要了她的电话号码，告诉她第二天会打电话给她。他打了，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见了几次面，每一次约会都比上一次要好。他并不施给压力要上床（她有一点点失望，因为她很想要，不然干吗离

家上大学)。最后，经过几星期，在送了花束、诗集、很有品位的裱框的罗斯柯^①抽象画之后，才倒卧床上。俩人的缠绵悱恻，比各自经历过的都还要好。虽然，必须承认他们的经验也颇为有限（他是她的第一，她则是他的第二或第三，绝对不是第四之后）。他们一边抽着完事烟一边说她就是他此生至爱。这个时候，她已经为他神魂颠倒，即使花下辈子吃他的臭袜子也在所不惜，更别说只是洗袜子。他们同意等到取得学位后，先订下日期，一毕业就结婚。然后，他们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一起。

对我，真实生活的版本几乎相同，除了抽完事烟的那一段外。他没有订下日子，只是打开皮夹，给我看他女朋友的照片。女朋友！我知道，听起来他像个骗子，可是他并不是。

他真的很美丽，属于神祇般的物种，是我所见过最漂亮的男人，包括所有曾经出现在“金曲流行排行榜”，所有80年代在李维斯牛仔裤广告出现过的人。我想，在进大学之前，这些人是我真正有过亲密关系的男人。嗯，在全部都是女生的寄宿学校里，没有什么机会认识男生，更别说是男人。毕业之后，我满心期待着大学生活。虽然我念的只是雪菲尔大学，不是牛津，我仍期待整个体验是《拾梦记》^②的重现。见到休的第一眼，我所有的期待、幻想和梦想都实现了。高大、金发、雕琢的脸型、典型的帅哥、宽阔的肩膀、紧实的臀部，他

① Mark Rothko，抽象表现主义画家，是一名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，1910年移民美国。后来因为患病、沮丧、忧郁、酗酒服用过量抗忧郁症药物及镇定剂，于1970年切脉自杀身亡。

② Brideshead Revisited，改编自Eveiyn Waugh的同名小说，其中有大量篇幅描述牛津的生活。